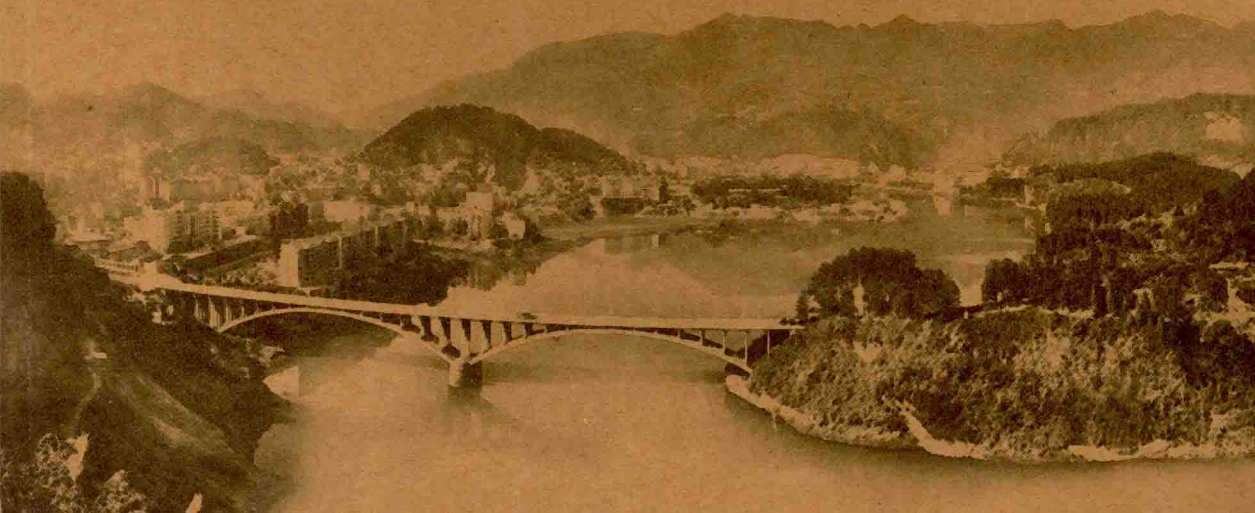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保靖

◎ 宋宗江 主编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保靖

◎ 宋宗江 主编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保靖 / 宋宗江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 - 7 - 5648 - 0372 - 8

I. ①保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0955 号

保靖

宋宗江 主编

◇责任编辑: 赵亚梅 成矫林

◇责任校对: 蒋旭东

◇出版发行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/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/410081

电话/0731.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/0731. 88872636

网址/http: //press. hunnu. edu. cn

◇经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◇印刷: 吉首市广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◇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◇印张: 18

◇字数: 373 千字

◇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◇书号: ISBN 978 - 7 - 5648 - 0372 - 8

◇定价: 38.00 元

心仪保靖 (代序)

◎ 彭学明

保靖是上苍留给人类的一颗明珠，是福和美亲吻得最多的地方。那福和美，我无法溢于言表，只能铭记在心。

我虽然离开保靖多年，但保靖于我，就像凤凰于沈从文，一直是我的一颗心脏。当我文学艺术的营养不足时，我就会回到保靖去补血、供氧。因为，只有家乡的血与我的血型一脉相承，只有家乡的氧气可以不断激活我文学艺术的生命。一个人，如果失去了家乡，就失去了整个世界。

我出生在保靖县复兴镇熬溪村，可我从没在那生活过。在我曾经年轻的19年光阴里，保靖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，就是一个虚幻的符号。我想不出保靖的轮廓，也画不出保靖的模样，可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“保靖”模糊的背影，浮现出“故乡”清晰的脸庞。“保靖”和“故乡”虽然隔着两个音节的距离，但“保靖”是我眼中飘来的一朵白云，落在心中时，就成了“故乡”。所以，我常常坐在那名叫故乡的云朵里，想象保靖，渴慕保靖，依恋保靖及保靖那些我未曾谋面的亲人。以至于多年后，当我的前途无路可走时，我寻到了保靖；当我的人生无依无靠时，我回到了保靖——我读不起书，面临失学时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我保靖的那些未曾谋面的亲人求助；我事业上饱经风霜、历经打击时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向保靖的父母官求援。我求助信上一滴滴落在纸上的泪，因为故乡一声声真切的呼唤而变成了开在我心底的花朵和阳光，灿烂而明媚——我被调回保靖县文化局，从事我最喜欢和快乐的工作。

我像一条逃离砧板和刀刃的鱼，遍体鳞伤潜回保靖时，保靖立刻成了我救命的粮与活命的水。

我如鱼得水。

我渔歌晚唱。

我与保靖，鱼水情深。

我从保靖起步，我由一个穷山沟的孩子，走出了人民教师—国家公务员—记者编辑—作家—湖南省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人生轨迹，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祖国最神圣的地方——北京。

一滴水走成了一条河。

一条河走成了一片海。

一片海走成了一个洋。

我很庆幸，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保靖——我的故乡，我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疗伤。

我很庆幸，我又无反顾选择了保靖——我的故乡，我才会凤凰涅槃，长了一副飞天的翅膀。

由此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心里有故乡的人，故乡绝不会让他吃亏上当；一生爱故乡的人，故乡一定会让他辉煌荣光。

而今，当我坐在遥远的北京，手捧《保靖》这部大书时，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。沈从文、彭冠智、彭图湘、黄青松、龙清彰、龙明静、龙顺成、龙明勇、卢瑞龙、田二文、王菊苹、梁先林、陈廷炳、郑欣平、贾昶、彭运勤、龙民福、石远聪、秦加生、尚明权、田茂和、彭志、胡健、王爱民、田国海、宿云胜、胡小艳、向阳花、宋世兵、陈自焜、张发军、彭学东等一个个文朋诗友和家乡父老，都正与我坐在酉水的一条船上，听风生水起，看天开文运；或者，正与我走在大月坡、二月坡，看满城灯火、满街行人。吕洞山的苗鼓，敲出声声苗歌；边边场上的风月，流泻一地民情；首八峒的祖先，笑看碗米坡上的电缆；摆手舞的篝火，点亮土家人的欢欣；唱着神歌的梯玛，结草为情的苗女，喝着烈酒的好汉，吹着木叶的情郎，笑着哭嫁的新娘，还有办公桌前的乡亲和赤脚下田的亲人，都在这部书里向我走来，让我感受如水的乡愁，触摸如蜜的乡情。

每一篇文章，是每一处风景。

每一粒文字，是每一阕乡韵。

每一个作者，是每一种亲情。

我，深深陶醉。

我，有福之人。

我无言以报，只能做一页家乡的宣纸，谁描谁红；只能当家乡的一粒麻将，谁摸谁赢。

我的家乡，大红大赢！

(彭学明 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)

目 录

【神奇土地】

保靖 / 1	沈从文
学历史的地方 / 5	沈从文
一个转机 / 8	沈从文
白河流域几个码头(节选) / 12	沈从文
天开文运 / 15	佚名
白河 / 17	彭学明
老去的渡船 / 20	彭学明
祖先歌舞 / 22	彭学明
跳舞的手 / 25	彭学明
我永远的航船与口岸——故乡(节选) / 28	彭学明
酉水情愫(节选) / 31	孙尔雨
文脉保靖 / 35	张心平
起舞的铜 / 37	黄青松
白河、码头、老人和我 / 40	黄青松
刻在峭壁上的字 / 42	黄青松
走向首八峒 / 45	黄青松
叩四方古城 / 48	龙顺成
首八峒祭祖 / 51	龙顺成
沙湾记事 / 54	彭图湘
神地 / 59	田二文
酉水·醉河 / 62	龙清彰
苗乡神韵——吕洞山散记 / 65	彭秀勤
我记忆中的八部大王庙 / 76	田茂和
怀念乡村 / 78	宿云胜
书院撷拾 / 82	陈延炳

难忘那块红土地 / 85	彭运勤
抗倭英雄彭荃臣 / 87	彭图湘
毛泽东恭写碑文 / 89	彭图湘
姚彦 / 91	田松发
袁吉六 / 93	宋世兵
访沈从文 / 96	刘远镇
踏着沈从文足迹的湘渝之行(节选) / 99	郑英杰
土家族歌手田茂忠 / 102	杨国湘
说一说彭学明 / 105	彭图湘
湘西有个苏高宇 / 107	彭冠智

【秀美山川】

一练绕山舞 / 111	彭图湘
酉水与首八峒 / 113	王菊苹
发现金洛河 / 116	龙明勇
豪情吕洞山 / 118	纪红建
又见阿姐河 / 121	陈自焜
苍茫白云山 / 125	田二文
掀开“阿婆”的盖头 / 127	王菊苹
吕洞山的美 / 129	龙清彰
葫芦清溪水 / 132	石海平
一片美丽神奇的土地 / 135	郑欣平
长潭·两岔河 / 140	龙民福
小城 / 145	卢瑞龙
白河石谣 / 147	龙明勇
沿河行 / 150	宿云胜
酉水纤夫 / 152	龙明勇
记忆拔茅寨 / 154	龙顺成
仙人峰顶品香茗 / 157	彭秀勤
无蚊村 / 161	石远聪
梅花井 / 163	龙顺成
家乡小溪 / 166	龙顺成
绿水映青山 / 169	宋 涛
水田河 / 171	胡小艳

家乡竹篁 / 174	贾长金
油桐树礼赞 / 176	秦加生
狮子庵游记 / 178	胡 健
游龙栖洞 / 180	彭图湘
石山丛桂 / 182	彭图湘
华峰献掌 / 184	王爱民
烟霞浣翠 / 185	王爱民
江西庙断想 / 187	张发军
钟灵山塔修复记 / 189	彭图湘

【迷人风情】

边边场 / 190	彭学明
苗家挑葱会 / 193	龙顺成
草标 / 195	龙顺成
苗家婚俗三章 / 196	田二文
笑看刀山火海 / 199	龙清彰
苗家花鼓 / 203	龙明勇
老木深山“茅故事” / 206	彭图湘
爱的歌谣 / 209	田二文
姑娘与酒坛 / 212	龙顺成
猪尾巴信 / 214	彭图湘
哭嫁 / 216	彭学明
拦门 / 219	田茂和
精美绣帕与锅底烟灰 / 221	龙顺成
偷碗趣话 / 223	龙顺成
湘西轿歌 / 225	龙明勇
闹新房 / 227	龙顺成
踩生·报喜 / 230	田茂和
秋月送子 / 232	龙顺成
古韵·流芳 / 235	孙尔雨
歌海一洲 / 241	龙泽瑞
陡滩纪行 / 244	龙顺成

比耳河街 / 248	龙顺成
糖馊当茶敬客人 / 251	龙顺成
甩梁粑 / 253	龙顺成
保靖秤砣粑 / 255	尚明权
土家烟袋 / 257	龙泽瑞
温馨的火 / 261	彭图湘
码杈 / 262	彭图湘
背笼 / 263	彭图湘
连杆秋 / 264	贾 昶
茅人大哥 / 265	龙明静
土家族过年 / 267	田国海
打年粑 / 269	向阳花
庖汤肉 / 272	石远聪
土家社饭和腊肉 / 274	胡 健
调年堂 / 275	田茂和
闹寨 / 276	龙明勇
拔茅山野情 / 278	田茂和

后记 / 280	
----------	--

保靖

◎沈从文

目的地到达后，我住在一个做书记的另一表弟那里。无事可作等事作，照本地话说名为“打流”。这名词在吃饭时就见出了意义。每天早晚应吃饭时，便赶忙跑到各位老同事老同学处去，不管地方，不问情由，一有吃饭机会总不放过机会。这些人有作书记的，每月大约可得五块到十块钱。有作副官的，每月大约可得十二块到十八块钱。还有作传达的，数目比书记更少。可是在这种小小数目上，人人却能尽职办事，从不觉得有何委屈，也仍然在日光下笑骂吃喝，仍然是有热有光的打发每一个日子。职员中肯读书的，还常常拿了书到春天太阳下去读书。预备将来考入军官学校的，每天大清早还起来到卫队营去附操。一般高级军官，生活皆十分拮据，吃粗粝的饭，过简陋的日子，然而极有朝气，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。一切都得那个精力弥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，擘画一切，调度一切，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，不消沉也不堕落。这统领便是先一时的靖国联军一军司令，直到现在，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缺，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。

当时我的熟人虽多，地位都很卑下，想找工作却全不能靠谁说一句话。我记得那时我只希望有谁替我说一句话，到那个军人身边去作一个护兵。且想即或不能作这人的护兵，就作别的官佐护兵也成。因此常常从这个老朋友处借来一件干净军服，从另一个朋友又借了条皮带，从第三个又借了双鞋子，大家且替我装扮起来，把我打扮得像一个有教养懂规矩的兵士后，方由我那表弟带我往军法处，参谋处，秘书处以及其他地方，拜会那些高级办事员，先在门边站着，让表弟进去呈报。到后听说要我进去了，一走进去时就霍地立一个正，作着各样询问的答复，再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。只记着“等等看，我们想法”，就出来了。可是当时竟毫无结果，都说可以想法，但谁也不给

一个切实的办法。照我想来其所以失败的原因，大体还是一则作护兵的多用小苗人和乡下人，做事持重点，用亲戚属中子侄，做事可靠点。二则他们认识我爸爸，不好意思让我来为他们当差。我既无办法可想，又不能去亲自见那位统领官，一坐下来便将近半年。

这半年中使我亲亲切切感到几个朋友永远不忘的友谊，也使我好好的领会了一个人当他在失业时萎悴无聊的心情。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来，我却学了不少知识，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，接近了自然的秘密。我爬上一个山，傍近一条河，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，漫无涯涘去作梦，所接近的世界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。

生活虽然那么糟，性情却依旧那么强，有一次因个小小问题，与那表弟吵了几句，半夜里不高兴再在他床上睡觉了，一时又无处可去，就走到一个养马的空屋里，爬到有干草同干马粪香味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。到第二天去拿那小包袱告辞时，两人却又讲了和，笑着揉到地上扭打了一阵。但我表弟却更有趣味，在另外一个夜里，与一个同事说到一件小事，互相争持不下时，就向那人说：“你不服吗？我两人出去打一架看看！”那人便老老实实同他披了衣服出去，到黑暗无人的菜园里，扭打了一阵，践踏坏了一大堆白菜，各人滚了一身泥，鼻青眼肿悄悄回到住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第二天上饭桌时，才为人从脸目间认出夜里情形来，互相便坦白地大笑，同时也就照常成为好朋友了。这一群年轻人大致都那么勇敢直爽，十分可爱，但十余年来，却有大半早从军官学校出身作了小军官，在历次小小内战上牺牲腐烂了。

当时我既住到那书记处，几月以来所有书记原本虽不相识，到后也都自然熟透了。他们忙时我便为他们帮帮忙，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，一面算帮他们的忙，一面也算我自己玩。有一次正在写一件信札，为一个参谋处姓熊的高级参谋见到，问我是什么名义。我以为应分受责备了，心里发慌，轻轻地怯怯地说：“我没有名义，我是在这里玩的，帮他们忙写这个文件！”到后那书记官却为我说了句公道话，告给那参谋，说我帮了他们很多的忙。问清楚了姓名，因此把我名单开上去，当天我就作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。我作了司书，每天必到参谋处写字，事作完时就回到表弟处吃饭睡觉。

事业一有了着落，我很迅速的便在司书中成为一个特出的书记了。我比他们字写得实在好些。抄写文件时上面有了错误处，我能纠正那点笔误。款式不合有可斟酌处，我也看得出，说得出口。我的几个字使我得到了较优越的地位，因此更努力写字。机会既只许可我这个人在这方面费去大部分时间同精力，我也并不放下这点机会。我得临帖，我那时也就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。我常常看报，原只注意有正书局的广告，把一点点薪水聚集下来，谨谨慎慎藏到袜统里，或鞋底里，汗衣也不作兴有两件，但五个月内我却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。

一分惠而不费的赞美，带着点幽默微笑：“老弟，你字真龙飞凤舞，这公文你不写谁也就写不了！”就因为这类话语，常常可以从主任那瘪瘪口中听到，我于是当着众人业已熄灯上床时，还常常在一盏煤油灯下，很细心地用《曹娥碑》字体誊录一角公文或一份报告。

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灵魂，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。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，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，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，这分耐力与习惯，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。

我不久因工作能力比同事强，被调到参谋处服务了。

书记处所在地方，据说是彭姓土司一个妃子所住的花楼。新搬去住的参谋处，房子梁架还是年前从一个梁姓苗王处抬来，笨大的材头，笨大的柱子，使人一见就保留一种稀奇印象。四个书记每天有训令命令抄写时，就伏在白木作成的方桌上抄写，不问早晚多少，以写完为止。文件太多了一点，照例还可调取其他部分的书记来帮忙，有时不必调请，照例他们也会赶来很高兴帮忙。把公事办完时，若那天正是十号左右发饷的日子，各人按照薪水，多少不等各领得每月中三分之一的薪饷，同事朋友必各自派出一份钱，亲自去买狗肉来炖，或由任何人做东，上街去吃面。若各人身边皆空空的，恰恰天气又很好，就各自手上拿一木棒，爬上后山顶上去玩，或往附近一土坡上去玩。那后山顶高约一里，并无什么正路，从险峻处爬到顶上时，却可以看许多地方。我们也就只是看那么一眼，不管任何困难总得爬上去。土坡附近常常有号兵在那里吹号，四周垒起了许多小坟。每天差不多总有一起小棺材，或蒲包裹好的小小尸首，送到这地方来埋葬。当埋葬时，远远便蹲了无数野狗同小狼，埋人的一走，这坟至多到晚上，就被这群畜生爬开，小尸首便被吃掉了。这地方狼的数量不知道为甚么竟那么多，既那么多为甚么又不捕捉，这理由不易明白。我们每次到那小坡上去，总得带一大棒，就为的是恐怕被狼袭击，有木棒可以自卫。这畜生大白天见人时也并不逃跑，只静静的坐在坟头上望着你，眼睛光光的，牙齿白白的，你不惹它，它也不惹你。等待你想用石头抛过去时，它却在石头近身以前，飞奔跑去了。

这地方每到夜间，当月晦阴雨时，就可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嗥，声音好像伏在地面上，水似的各处流，低而长，忧郁而悲伤。间或还可听到后山的虎叫，昂的一声，谷中回音可延长许久。有时后山虎豹来人家猪圈中盗取小猪，从小猪锐声叫喊情形里，还可分分明明知道山中野兽，从何处回山，经过何处。大家都已在床铺上听惯了这种声音，也不吃惊，也不出奇。可是由于虎狼太多，虽窗下就有哨兵岗位，但各人皆担心当真有一天从窗口跃进一只老虎或一只豺狼，我们因此每夜总小心翼翼把窗门关好。这办法也并非毫无好处，有一次果然就有两只狼来爬窗子，两个背靠背放哨的兵士，深夜里又不敢开枪，用刺刀拟定这畜生时，据说两只狼还从从容容大模大样的并排走去。

我的事情既不是每天都很多很多，因此一遇无事可作时，几个人也常常出去

玩。街上除了看洋袜子，白毛巾，为军士用的服装，和价值两元一枚的镀金表，别的就没有什么可引起我们注意的。逢三八赶场，在三八两天方有杂货百物买卖。因此我们最多逗留的地方，还是那个河边。河边有一个码头，长年湾泊五十号左右小木船。上面一点是个税局，扯起一面大大的幡旗。有一只方头平底渡船，每天把那些欢喜玩耍的人打发过河去，把马夫打发过河去，把跑差的兵士打发过河去，又装载了不少从永顺来的商人，及由附近村子里来作小买卖的人，从对河撑回，那河极美丽，渡船也美丽。

我们有时为了看一个山洞，寻一种药草，甚至于抖一口气，也常常走十里八里，到隔河大岭上跑个半天。对河那个大岭无所不有，也因为那山岭，把一条河显得更加美丽了。

我们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作事，却生活得十分健康。有时即或胡闹，把所有点点钱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，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。我们不大关心钱的用处，为的是我们正在生活，有许多生活，本来只需我们用身心去接近，去经验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作居间介绍。

但大家就是那么各人守住在自己一分生活上，甘心尽日月把各人拖到坟墓里去吗？可并不这样。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，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，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作一个人的。应死的倒下，腐了烂了，让他完事。可以活的，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。

十个月后，我们部队有被川军司令汤子模请过川东填防的消息，我们长官若答应时，便行将派四团人过川东。这消息从几次代表的行动上，决定了一切技术上问题，过不久，便因军队调动把这消息完全证实了。

（沈从文 中国著名作家，本集中沈先生的文章，选自北京出版集团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《从文自传》2008年11月第1版）

学历史的地方

◎沈从文

从川东回湘西后，我的缮写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认识，我在那个治军有方，名誉极佳的统领官身边作书记了。薪饷仍然每月九元，却住在一个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。那地方是本军的会议室，有什么会议需要记录时，机要秘书不在场，间或便应归我担任。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，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，得了个从容机会去认识，去接近。原来这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，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，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，还有十来箱书籍，一大批碑帖，不多久且来了一部《四部丛刊》。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，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，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，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，必令我去替他作好。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，书籍外边又必须作一识别，故书籍的秩序，书籍的表面，全由我去安排。旧画与古董登记时，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，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。全由于应用，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。又由于习染，我成天翻来翻去，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。

我的事情那时已经比我在参谋处服务时忙了些，任何时节都有事作。我虽可随时离开那会议室，自由自在到别一个地方去玩，但正当玩得十分畅快时，也会为一个差弁找回去的。军队中既常有急电或别的公文，于半夜时送来，回文如需即刻抄写时，我就随时得起床作事。但正因为把我仿佛关闭到这一个人的房子里，不便自由离开，把我一部分玩的时间皆加入到生活中来，日子一长，我便显得过于清闲了。因此无事可作时，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，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，或翻开《西清古鉴》、《薛氏彝器钟鼎款识》这一类书，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。再去乱翻那些书籍，一部书若

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，便去翻四库提要。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，用一片颜色，一把线，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，以及一组文字，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，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。由于这点初步知识，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，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，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。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，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。

那军官的文稿，草字极不容易认识，我就从他那手稿上，望文会义的认识了不少新字。但使我很感动的，影响到一生工作的，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。天未亮时起身，半夜里还不睡觉。凡事任什么他明白，任什么他懂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。在某一方面说来，他还天真烂漫，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，去理解。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。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，覃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，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，一束不可分离的丝。

到了这时我性格也似乎稍变了些。我表面生活的变更，还不如内部精神生活变动的剧烈，但在行为方面，我已经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远了。有时我到屋后高山去玩玩，有时又走近那可爱的河水玩玩，总拿了一本线装书。我所读的一些旧书，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。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场上看书，看厌倦时，便把视线从书本中移开，看白云在空中移动，看河水中缓缓流去的菜叶。既多读了些书，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，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。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，也间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，为一些过去了的或未来的东西所苦恼，因此生活虽在一种极有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，但是我却觉得异常寂寞。

那时节我爸爸已从北方归来，正在那个前驻龙潭的张指挥部作军医正。他们军队虽有些还在川东，指挥部已移防下驻辰州。我的母亲和最小一妹皆在辰州；家人对我前事已毫无芥蒂。我的弟弟正同我在一个部中作书记，我们感情又非常好。

我需要几个朋友，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。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。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，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。可是不久却有个人来了，是我一个姨父，这人姓聂，与熊希龄同科的进士，上一次从桃源同我搭船上行的表弟便是他的儿子，这人是那统领官的先生，一来时被接待住在对河一个庙里，地名狮子洞。为人知识极博，而且非常有趣味，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“宋元哲学”，谈“大乘”，谈“因明”，谈“进化论”，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乐意知道的种种问题。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，因此每次所谈时间总很长很长。但这么一来，我的幻想更宽，寂寞也就更大了。

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。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，一件事业，让我去做，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，且合于我的生活的，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，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。

当时的情形在老朋友中只觉得我古怪一点，老朋友同我玩时也不大玩得起劲

了。觉得我不古怪，且互相有很好友谊的，只四个人：一个满振先，读过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只想作模范军人。一个陆戩，侠客的崇拜者。一个田杰，就是我小时候在技术班的同学，第一次得过兵役名额的美术学校学生，心怀大志的角色。这三人当年纪青青的时节，便一同徒步从黔省到过云南，又徒步过广东，又向西从宜昌徒步直抵成都。还有一个回教徒郑子参，从小便和我在小学里念书，我在参谋处办事时节，便同他在一个房子里住下。平常人说的多是幼有大志，投笔从戎，我们当时却多是从戎而无法投笔的人。我们总以为这目前一分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。目前太平凡，太平安。我们要冒点险去作一件事，不管所作的是一件如何小事，当我们未明白以前，总得让我们去挑选，不管到头来如何不幸，我们总不埋怨这命运。因此到后来姓陆的就因溺水淹毙在当地大河里。姓满的作了小军官，广西江西各处打仗，民国十八年在桃源县被捷克式自动步枪打死了。姓郑的从黄埔四期毕业，在东江作战以后，也消失了。姓田的从军官学校毕业作了连长，现在还是连长。我就成了如今的我。

我们部队既派遣了一个部队过川东作客，本军又多了一个税收局卡，给养也充足了些。那时“兵工筑路垦荒”，“办学校”，“兴实业”，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报纸上讨论。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，想为地方作点事情，因此亲手草了一个精密的计划，召集了几度县长与乡绅会议，计划把所辖十三县划成一百余乡区，试行湘西乡自治，草案经过各县区代表商定后，一切照决议案着手办去。不久就在保靖地方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，一个联合模范中学，一个女学，一个职业女学，一个模范林场。另外还组织了六个小工厂。本地又原有一个军官学校，一个兵士教练营。再加上六千左右的军农队。学校教师与工厂技师，全部由长沙聘来，因此地方就骤然有了一种崭新的气象。此外为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，还筹备了一个定期刊物，办了一部大印报机，设立了一个报馆。这报馆首先印行的便是《乡治条例》与各种规程，这种文件，大部分由那统领官亲手草成，乡代表审定通过，由我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，现在既得用铅字印行，一个最合理的校对，便应当是我了。我于是暂时调到新报馆作了校对，部中有文件抄写时，便又转回部中。从市街走两地相距约两里，从后山走相距稍近，我为了方便时常从那埋葬小孩坟墓上蹲满野狗的山地走过，每次总携了一根大棒。

一个转机

◎ 沈从文

调进报馆后，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。房中只有一个窗口，门小小的，隔壁是两架手摇平板印刷机，终日叽叽格格大声响着。

这印刷工人倒是个有趣味的人物。脸庞眼睛全是圆的，身个儿长长的，具有一点青年挺拔的气度。虽只是个工人，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，由于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，成了个进步工人。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，削了几块白木板子，用钉子钉到墙上去，就把这些古怪东西放在上面。我从司令部搬来的字帖同诗集，我却把它们放到方桌上。我们同在一个房里睡觉，同在一盏灯下做事，他看他新书时我就看我的旧书。他把印刷纸稿拿去同几个别的工人排好印出样张时，我就好好的来校对。到后自然而然我们就熟习了。我们一熟习，我那好向人发问的乡巴佬脾气，有机会时，必不放过那点机会。我问那本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是什么，他告了我是《改造》以后，我又问他那《超人》是什么东西。我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，脸庞同眼睛皆圆圆的，简直同一匹猫儿一样：“唉，伢伢，怎么个末朽？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……也不知道么？”“我只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。”“新的呢？”我知道随园女弟子。”“再新一点？”我把头摇摇，不说话了。我看到他那神气我倒觉得有点害羞，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。一会儿我可就知道了，因为我顺从他的指点，看了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。看完后我说：“这个我知道了。你那报纸是什么报纸？是老《申报》吗？”于是他一句话不说，又把刚清理好的一卷《创造周报》推到我面前来，意思好像只要我一看就会明白似的，若不看，他纵说也说不明白的。看了一会，我记着了几个人的名字。又知道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的地方，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，其一落脚却用呀字同啊字，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少越好，其一写